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庚巳編 第九卷

○異人占星 孝陵在御，多好微行，以察人情之向背。嘗以夜出，暫止逆旅，枕石眠草藉上。中夜有兩人起共語，上潛聽之。一人在庭中，一人在室中。庭中人呼室中人曰：「今夜此翁又出矣。吾視玄象，當在民舍中，頭枕石、腳揣藉而臥。」室中人笑曰：「君得無誤耶！」上聞而異之，即以首足易位而寢。俄其人亦至庭中，曰：「君果誤矣！此翁頭枕藉，腳揣石耳。」上聽之，不覺汗浹於背，即夕還宮。購求兩人不可得，是後微行稍稀。此與漢武帝微行遇書生事相類。

### ○金箔張

國初有金箔張者，山西人，自幼多技能。嘗以鄉人不善金箔，往學於杭，歸以授之，用此得名。一日，經河南濟源，其神號靈異，人有乞貸帛者，隨所須浮出水。張見之曰：「是惡足言神，蓋伏機耳。」歸即鑿池，仿其制為之，已而果然。每客至，玩以為戲。嘗遇道人，引之觀池，道人曰：「吾亦有小術，君當至吾所觀之。」翌日天未明，張見空中兩童乘一龍，復控一龍下其家，請張升龍，龍不服，兩童鞭之乃得上。須臾至一山，草屋三間，道人坐其中。張再拜請教，道人指庭中曰：「此有丹在，子可取之。」張周視無所見。令再尋之，終無獲，道人問曰：「此庭東南角不有物乎？」張對曰：「但見大糞耳。」道人乃歎曰：「子無緣，且當留形住世耳。」又曰：「此中甚寂，子欲避名，可移家同住也。」居月餘，頗得道人底蘊。一日，偶出散步，少頃回顧，唯空山而已。詢之人，乃在大同城外。張歸，不以道自名，猶來杭剝金，且乘驢而至，暮則還家，倏忽數千里。或縛草為龍，跨之而行，歸則以掛房簷間。時作戲術以娛人，每適市，人爭隨求觀。孝陵聞之，召至闕下，而責以妖術聚眾。張謝曰：「臣非妖術，特戲術耳。」上欲試之，張出袖中小銅瓶，以湯沃之，瓶口出五色雲，充滿殿庭。上悅，欲盡其術，時正臘月，命開荷花。張請駕至金水河，索乾石蓮子，亂撒池中，頃刻花開滿池，香豔可愛，上亦為暗暗。張索紙剪為一舫，置之水，蹈而登焉，鼓棹放歌，往來花叢中。倏忽轉向岸，即失所在，而荷花亦無有矣。亟命四遠索之，竟不可得，後莫知其所終。

### ○盛御醫

盛御醫字啟東，吳江人。少從隱士王賓學醫，永樂中以解戶赴京。時上患二肢痹弱，侍醫以痿症治之，累年不效。或以寅薦，召至，待命闕下。一內侍微疾，請切脈，辭曰：「未見至尊，安得先及公乎？」內侍服其言，入奏云：「此醫人大有分曉。」因道寅語，即傳宣入便殿。指上脈叩頭曰：「此風濕也。」上大然之，曰：「吾逐胡出塞，動至經年，為陰寒所侵致此。吾謂是濕耳，諸醫皆誤，汝言是也。」藥進立效，遂授官。後事仁、宣兩朝，皆被眷遇。宣宗尤愛之，嘗對御令與同官弈，特賜詩以示寵異。他日，寅晨入御藥房，忽頭痛昏眩欲絕，群醫束手，莫知何疾，賴募人療治，有草澤醫請見，投藥一服，遂巡卻愈。上奇之，召問所用何方，對曰：「寅空心入藥室，卒中諸藥之毒，能和諸藥者，甘草也，用是為湯以進耳，非有他術。」上詰寅，果未晨饗而入，乃厚勞其人云。

### ○奇疾

齊門外臨旬寺，有僧年二十年餘，患蟲疾，五年不瘥而死。僧少而美姿貌，性又淳謹，其師痛惜之，厚加殮，送及茶毗。火方熾，忽爆響一聲，僧腹裂，中有一胞，胞破出一人，長數寸，面目肢體眉發無不畢具，美須蔚然垂腹，觀者駭異。其師親為醫者陸度說。

### ○黃村匠人

吳山之西黃村，匠者王某夜歸，逢一人，青衣白束腰，如隸卒狀。問所之，曰：「欲至黃村。」匠人喜曰：「身亦卻歸黃村，今相得為伴，甚佳。」便與偕行數里，卒指道旁民家，謂匠曰：「君亦思酒食乎？吾能於彼取之。」匠曰：「善。」卒入門，少選，攜一甌酒及一熟雞來，共坐地上食之。畢，謂匠曰：「君姑留此，我入此家，了少公事也。」匠即取甌納諸柴積中，立伺之。俄見窗裡擲出一人，手足束縛，繼而卒自窗躍出，負之而去，其行如飛，便聞門內哭聲。匠知非人，驚而奔回，明日往驗之，乃知其家主翁昨夜死矣。問得無失物乎，乃云：「昨祭五聖，失去一甌酒，一熟雞。」匠告以夜來所見，不信，探柴積得甌，雞骨猶滿地，始悟其為冥卒也。

### ○吳恂

鄉人吳恂，從其妻之諸母周氏借白金千五百兩，而不立契券，實欺之也。既久，遂負不還。周陳於官，為恂行賂不能直而罷。周忿，供城隍神，日祝云：「令彼謀財者紅蛆出，白蛆攢。」蓋吳俗詛咒語也。已而恂妻得疾，常覺面奇癢，搔之得物如筋，蠕蠕而動，如此日復數四，其色紅白不一，而面初無創損也。人以為果報雲。

### ○北斗經

崑山魏涇清伯，弘治己未病瘍，醫工誤針其足脛，脛腫痛，積久遂不良於行。夜夢白髻老人告曰：「子病若此，亦知誦《北斗經》乎？」問曰：「誦之何謂？」曰：「不唯愈病，且益壽。」夢覺，意頗不信。詰旦，有道士來問疾，諗之曰：「誦《北斗經》何功？」曰：「卻疾延年。」其言與所夢合，乃悟而持誦，日必三過。久之足瘳，今年及八旬，齒發如少壯，猶日誦經不輟。

### ○人瑞

汝寧秀才燕生者，妻一乳三男。吾鄉陸鍾人傑知光州時，嘗以公事適府城，過其家，生呼三男出拜，皆韻秀而形狀、衣飾略無少差。其髻一向左，一向右，一在頂中。生云：「其年皆十二矣，以貌類難別，故剃髮為髻以識耳。」他日，生率三子來州謁見，云：「聞此地有一胎三女者，與吾兒同年，欲求為配。」人傑奇之，召見其人，為議而聘焉。

### ○犬精

弘治中，兗之魚台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，其主出行，犬常隨之。他日，主商於遠方，既去，犬亦不見。經兩三日，主輒歸，妻問其故，曰：「途中遇盜，財物都盡，幸逃得性命耳。」妻了不疑，周旋閱歲，其真夫歸，形狀悉同，不可辨。兩人各自爭真偽，妻及鄰里不能明，乃白於縣。縣令逮兩人至，亦無如之何，皆置之獄。縣一小卒聞其事，以語其妻，妻曰：「是不難辯，先歸者殆犬精也。欲驗之，當視其婦胸乳間，有爪傷血紋即是矣。蓋犬與人交，常自後以爪按其胸故也。」卒以白令。令召其婦問：「爾家嘗有犬乎？」曰：「有白犬，前隨夫出矣。」裸而視其胸，有血紋甚多，令知為怪，密使人以血灑其偽夫，即成犬形，立撲殺之。令從容問卒：「汝計善矣，何從得之？」謝曰：「吾妻所教也。」令諭之曰：「汝妻不與犬通，何緣知此？汝歸第密察之。」卒歸，看妻亦有紋，比此婦尤多，以令語責之。妻窮吐實，乃知亦與一犬通故也。妻慚自縊死。吾鄉陳都御史，時奉使彼中，得其案牘。

### ○雷譴道士

玄妙觀李道士，早歲頗精於焚修，晚更怠忽。嘗上青祠，乘醉戲書「天尊」為「夫尊」，「大帝」為「犬帝」。一日，被雷震死，背上朱書二行可辨，云：「夫尊可恕，犬帝難容。」事在天順、成化間。

### ○曾狀元

泰和曾狀元老於舉場，成化戊戌，年且六十，乃魁天下。是科，殿試館閣諸公閱卷竟日，未得超拔之作。最後眉州萬公得曾公卷，亟賞歎，以示眾，眾傳觀皆欽服，謂文宜第一，特未見其貌。故事：將賜第前一日，集諸舉士於禮部閣老堂中，呼名閱其儀觀。及是呼至曾公，文康屬目，覺其秀偉，尤異於眾，喜謂諸公曰：「得人矣。」魁選遂定。迨臚傳出，則貌寢多髯，與前不類，文康為之愕然。退取其卷讀之，亦平平無奇語，以示諸公，皆然，乃大驚歎，以為有神助雲。

### ○騰衝龍

正德某年，雲南騰衝龍衛地震。其初，日數十度，漸至十餘度，後至一二度，凡半年乃止。有一山傾為平地，一村坊居民數十家，皆陷沒入土中，餘以震壓死者不可勝數。民無寧居，皆即空曠處構廬舍以自庇。舉人汪城者，家人盡宿後圃，夜半有龍見於圃中八仙桌上，頭角尾爪悉具，其色白，若粉所畫，捫之鱗甲刺手，但不覺其蠢動耳。居數日，來觀者眾，汪氏恐為家禍，取狗血塗之，乃滅。

### ○隕石

成化中，星隕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。初墜地，其光煜煜，而星體腐軟，特如粉漿。馬家人以杖抵之，沒杖成穴，久而漸堅，乃作一石。

### ○尤弘遠

鄉人尤弘遠居東城，其鄰莊氏有女奴與相悅，私交信問，願訖終身，後得嫁為遠妾。遠妻妒悍，日虐之，又為諸厭勝法，咒詛於神，欲使速死。居無何，妾果病卒。又歲餘而妻病，久不瘥，厭厭牀褥，家人倦於侍，乃呼一里嫗使相伴宿。及夜，見一女子紅裳綠彩，冉冉行至遠妻牀前，視之乃其妾也。指妻身誚曰：「我命未合死，爾多為咒詛，令我夭歿，情理慘虐。我今控訴已得理於岳司，必追汝抵命。明日晚間，令汝腰痛，定去矣！」言訖而滅。嫗平日往來尤氏，熟識妾貌，其衣乃殯時所服也。聞語甚恐，不能寐，天明即去。又兩日來問訊，則遠妻果以次日之暮死，死時呼腰痛。嫗乃具言所見。遠聞之，心念妾冤，而其妻往日所許誓願，及文書之類甚多，必為己累，甚憂之。素奉道，乃日持誦《玉皇經》凡數百部。謀建法事，擇主行者，禱於所事真武，以環玦卜之，連舉數人皆名流，不許，最後舉玄妙觀沈道士，乃得之。因大建水陸道場數晝夜，備極誠潔，欲以謝前過。後遠得病，昏迷中見隸卒持帖來勾攝。遠隨而行，路皆昏黑，到一大門闕下，匾曰：「岳府。」入門，隸卒遠跪於庭，殿上王者叱問：「爾妻攀訴爾同為咒詛，致妾非命，爾知罪乎？」遠叩頭謝非己過。王者呼左右押尤弘遠妻妾來證之，卒奉命去。少選押至，皆囚首絛梏，跪階下。王使對辯，往復甚苦。久之，妻辭屈，妾亦具言罪不在夫。王者震怒，叱其妻曰：「爾為人正室，生既妒虐，強瀆鬼神；死復誣誑，妄乾官府，爾罪容可逭乎？」便令卒押送鄂都。仍釋妾囚，判送受生案。王呼遠曰：「爾雖不知情，然此婦人所為咒詛，文書甚多，如何破除？」遠未及答，王案旁一綠衣判官白王曰：「高真處已有文書來，與准折過矣。」王令吏檢看，乃啟一櫥，櫥中文書叢沓，吏抽一卷呈王，王覽之，俾授遠。遠惶懼中不暇細讀，但見朱字數行在紙尾。王曰：「文移鄂都當雲呈，今乃云咨，誤矣。此雖行持者之過，然亦汝責也。」遠不知所對。俄而甲冑者二神將見庭中，遠視之，一關公、一心將王靈官也。靈官顧王曰：「此亦小失不足問。」王頷之，靈官以足蹴遠背，曰：「去。」遂得出。復行冥晦中，路數折，入一司，僧六人坐其中，呼遠詰問王者言：「且還，當人五瘟司去。」遠曰：「吾不知所謂五瘟，但聞先天一氣耳。」因具言高真赦罪之故。僧曰：「然汝知奉道而忘卻佛耶？這邊利害亦非細。汝今得歸到家，宜急延年高有德僧六員，誦《法華經》六部回向，乃可消滅宿愆也。」命放出，遂得活。死已逾日矣。即請六僧，皆年七十以上者，誦經如數。迄今每月朔，常持唵經懺，雖極冗不廢。

### ○貓王

福建布政使朱彰，交趾人，而寓於蘇。景泰初，謫為陝西莊浪驛丞。有西蕃使臣入貢一貓，道經於驛，彰館之，使譯問貓何異而上供。使臣書示云：「欲知其異，今夕請試之。」其貓盛罩於鐵籠，以鐵籠兩重，納著空屋內。明日起視，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。使臣云：「此貓所在，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。」蓋貓之王也。

### ○昭陵銀兔

陝西九畹山，唐太宗昭陵在焉。嘗有醴泉縣村民取薪於山，見白兔突起草中，異而逐之。兔躍入巨穴，民不覺失足亦墜焉。乃入隧道中，頗覺黯黑，其旁累銅缸十數，皆盛油，設關捩流注。最下一缸中宿火，其竅有礙，油不下，火熒熒欲滅。民為通之，火復明。向所逐兔，宛然在旁，乃銀鑄者，上有刻字云：「撥燈火，賜銀兔一個。」民視四週積金銀珠貝，瑰麗萬狀，再拜請曰：「小人貧，所賜不足以贍，願更益之。」於是恣意所取，懷挾將出而路迷，跬步莫辨，便舍之，乃復有門豁然。遂攜兔而出，隧門隨閉，僅有微罅。民歸，鄰居惡少年聞之者，競到陵所，跡其罅掘之，杳不可窮。事覺，皆被逮係，民亦幾坐譴雲。

### ○梁澤

三原縣按察分司素多怪，居者輒死，使官莫敢入。士子梁澤以氣自負，常謂諸友：「吾能循此。」諸友出錢與賭之，澤許諾。以夜入，坐堂上。三鼓月色明朗，聞廡間有人切切私語，若相推而前者，久之不至，澤便厲聲云：「何不速來？」俄有三人列跪庭下，稍前者一青衣，次一黃衣，一白衣，貌色不可辨識。澤罵曰：「老魅敢欺害人。」青衣答曰：「非敢然也，乃見者自怖死耳。」澤曰：「汝何為者？」青衣曰：「我筆也。」問：「居何在？」曰：「在儀門屋上第三瓦溝中。」問黃衣，低回未言。青衣代答曰：「彼金釵也，在庭中槐樹下。」問白衣，曰：「我劍也，在堂東柱礎下。」澤曰：「汝等今來為欲相苦耶？」皆曰：「不敢。」共獻一紙，曰：「此公一生履歷也，今報公，令前知。」澤受而麾之曰：「去。」三物各投所言處，一時都滅。澤便臥。達曙，諸友付謂必死，來見之，驚。澤為說向所見，未信，去，將人操錘來，按次求之，盡得三物。出其紙，如故楮幣，都無一字，及夕映視之，跡瞭然。從是廡中永無怖。澤後登第為御史，成化間巡按山東，以監試事誣謫官。卒如其紙上語。

### ○黑廝

黑廝者，陝西按察司隸也。洪武中，有按察使適當朝覲詣京，籍其從者名，黑廝豫焉。俄一夕病死，使將擇代者，更造其籍。是夕，恍見黑廝跪白曰：「籍無庸改也，小人雖死，尚能事公。所患潼關難過，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，即出矣。」許之。比行，所經驛傳，百需皆備，詰之則云：「適有隸報公將至，乃令治具爾。」問其狀，曰：「肥短而黑。」使心知其黑廝也。出關，呼其名，訖便聞鬼語云：「某已出關矣。」自陝護至淮安，謝不肯行，曰：「都城隍嚴，某不敢入京師，當止此以候公。」使人朝，以事下吏。久之，黑廝遂降於居民，言：「吾黑廝大王也，當血食此土。」鄉民翕然信之，為立廟，憑巫言禍福甚驗，禱謝無虛日，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。歲餘，使事白，復官。將渡江，黑廝下教於巫曰：「某日某官將至，具宴犒。而所有金悉歸之，不者吾且罪汝。」巫不得已，往迎焉，以金獻。前一日，使已見黑廝來白己曰：「公謹無泄吾名，懼不為福。」巫至，始受其獻。巫不解神意，數問焉，不答。巫隨行數百里，固請之，乃以實告。巫慍，歸以語鄉人，相率投詞都城隍訴之，毀其廟，靈響遂絕。

### ○蠍魔

西安有蠍魔寺，塑大蠍於棟間。相傳國初有女子，素不慧，病死復生，遂明敏，以文史知名。時有布政適喪儻，客以女為言，遂娶之。月餘日，布政方視事，有所需，使閨人入私廨取之，呼夫人不應，但見老蠍大如車輪，臥於榻。閨驚而出，以白焉，不信，叱為妖妄。閨請曰：「他日相公下堂，願無警欬，密掩之，必可見也。」如其言，果見老蠍伏榻上，輾轉間，又成好女子矣。雖抵諱，而詞意頗羞澀，已而忽失所在。是夕人定，乃出拜燈下，曰：「身本蠍魔，所以夤緣見公者，非敢為幻惑，欲有求耳。公能不終拒，乃敢輸情。」許之，乃曰：「昔為魔，得罪冥道，賴觀音大士救拔，免其死。因假女屍為人，幸獲侍左右，覬公建一蘭若，以報大士之德耳。今丑跡已彰，幸公哀憐。」布政領之，女子遂隱。他日，乃命所司建寺，至今存焉。

### ○胡弘

寧波儒士胡弘，字任之。少時受術於江右日者張生，力學勤苦不厭。正統初遊杭遇老翁，自稱汴人，深於《易》理。弘從之游，盡得其秘，由此卜筮名。景泰初，從張都御史徵閩寇鄧茂七，在軍中，所言多奇中。後至蘇，士大夫多從問休咎。儒士杜瓊年暮，數失子，筮得《鼎·初爻》云：「子爻逢旺，當有二男。」趙御史筮得《坤》之《師》，云：「當發策決科，司風憲，至某年月日罷官，且生子。」祝參政筮得《比·二五爻》動云：「君臣慶會，必居黃門近侍，轉任大藩。」後皆驗。楊尚書筮得《復》之《六二》，言：「公至中年，方有奇遇。若官三品，壽九十；官二品，則差減四五年。有子亦沾祿。」未幾，果以潛邸舊恩，累

進大宗伯，卒年八十五。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。如此千百皆中。尤善相字，嘗遇二士於途，將赴鄉試，問得失。弘云：「二君一當中，一有服阻。」皆不以為然。已而一喪父，不得入試，一領薦。或問之，弘曰：「喪父者問時，適有人汲水而過。水與立，『泣』字也，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。領薦者問時，偶有人立於旁，成『位』字，故知其必中。」又有士人應試，書「申」字問之。弘云：「君不唯中舉，兼擢進士。『申』字者，二中也。」別一士聞其語，亦書「申」字以問，弘云：「君且勿言科名，當憂疾病。」其後二人一連捷，一得重疾。弘云：「前問者出於偶爾，後問者從而效之，則有心矣。『申』下加『心』，故應得患也。」其術大抵如此。

#### ○瑞蓮

正統戊午，吳縣學池中，蓮一莖三花。巡撫周文襄公見之曰：「行有當之者。」明年而施修撰以縣學生狀元及第。成化辛卯，蘇州府學池中，蓮亦一莖二花。明春有甘露降於學之桃樹上，越兩月而吳文定公為狀元。又吳人舊傳云：「穹窿石移，狀元來歸。」弘治丙辰，狀元為今朱學士。前一歲，城西穹窿山風雨中，有大石自移，時學士公猶為諸生雲。

#### ○人妖公案

都察院以男裝女魘魅行奸異常事。該直隸真定府晉州奏：犯人桑衝，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文水東都軍籍李大剛姪，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為義男。成化元年，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裝女，隨處教人女子生活，暗行奸宿，一十八年不曾事發。衝要得倣效，到大同南關住人王長家尋見谷才，投拜為師。將眉臉紋刺，分作三柳，戴上■（彭狄）髻，妝作婦人身首。就彼學會女工，描剪花樣，扣繡鞋頂，合包造飯等項，相謝回家。比有本縣北家山任茂、張虎，谷城縣張端大，馬站村王大喜，文水縣任昉、孫成、孫原前來見衝，學會前情。衝與各人言說：「恁們到各處人家，出入小心，若有事發，休攀出我來。」當就各散去。成化三年三月內，衝離家到今年，別無生理，在外專一圖奸。經歷大同、平陽、太原、真定、保定、順天、順德、河間、濟南、東昌等府朔州、永年、大谷等，共四十五府州縣，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。到處用心打聽良家出色女子，設計假稱逃走乞食婦人，先到傍住貧小人家投作工。一二日，使其傳說，引進教作女工，遇晚同歇，誑言作戲，哄說喜允，默與奸宿。若有秉正不從者，候至更深，使小法子。將隨身帶著雞子一個，去青，桃七個，柳七個，俱燒灰，新針一個，鐵錘搗爛，燒酒一口，合成迷藥，噴於女子身上。默念昏迷咒，使其女子手腳不動，口不能言，行奸畢，又念解昏咒。女子方醒，但有剛直怒罵者，衝再三陪情，女子含忍。或住三朝五日，恐人識出，又行那移別處求奸。似此得計十年，奸通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，一向不曾事發。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酉時分，前到真定府晉州地名轟村生員高宣家，詐稱是趙州民人張林妾，為夫打罵逃走前來投宿。本人仍留在南房內宿歇。至起更時分，有高宣婿趙文學潛入房內求奸。衝將伊推打，被趙文學將衝掙倒在炕按住，用手揣無胸乳，摸有腎囊，將衝捉送晉州。審供前情是實。參照本犯立心異人，有類十惡，律無該載。除將本犯並奸宿良家女子姓名開單，連人牢固押法司收問外，乞敕法司將本犯問擬重罪等因。具本奏，奉聖旨：「都察院看了來說。欽此。」欽遵。臣等看得桑衝所犯，死有餘辜，其所供任茂等俱各習學前術，四散姦淫，欲將桑衝問擬死罪。仍行各處巡按御史，挨拿任茂等解京，一體問罪，以警將來。及前項婦女，俱被桑衝以術迷亂，其姦非出本心，又干礙人眾，亦合免其查究。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等具題。二十二日於奉天門奏。奉聖旨：「是。這廝情犯醜惡，有傷風化，便凌遲了，不必覆奏。任茂等七名，務要上緊挨究，得獲解來。欽此。」